

### 第三章 东南亚部分地区铁器时代

## 石质珠饰实地调查

### 第一节 孟加拉湾地区古代珠饰分布与特征

河流在孟加拉古代文化发展与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 Ray<sup>[1]</sup>详细研究并总结了孟加拉考古中的古代贸易路径与文化特征, 恒河和雅鲁藏布江两条区域内重要的水系为沿河谷的文化传播与交易提供了便利(图1)。历史地理中的“孟加拉”要比现代政治地理中的“孟加拉”概念宽广得多, 主要指恒河下游河谷与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地区及其冲积平原地区, 包含孟加拉国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广大地区, 该地区西北面为喜马拉雅山脉所遮挡, 东向横断山脉, 虽然地理情况复杂, 但自古以来就处于阿萨姆-云南即中华与印度古代贸易路径的交通要冲上, 对于该地区公元前后考古资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西南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与贸易往来<sup>[2, 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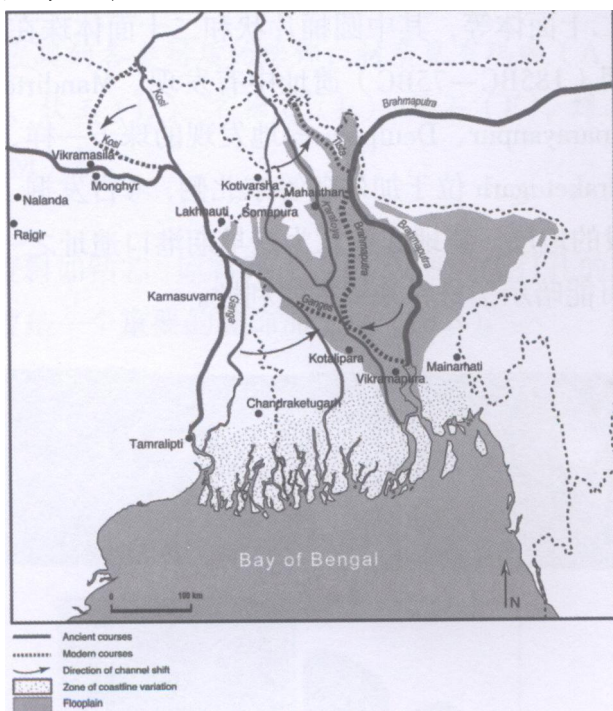


图1 孟加拉湾的河道系统以及古代贸易路线示意图

遗憾的是, 关于该地区系统的考古发掘尚有限, 大多数考古遗址实际上位于印度境内, 由印度考古学者所发掘研究, 如印度西孟加拉邦的 Mandirtala 遗址, Sekta 遗址等。

#### (一) Mandirtala 遗址

Mandirtala 遗址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南恒河三角洲 Bhagirathi-Hooghly 河畔, 东南面向萨格尔(Sagar)岛。该地区被无数的大小河流切割环绕, 并基于河流网路形成了贸易、交通的渠道。考古发掘表明铜石并用时期该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但活动范围一

直局限在 Bhagirathi 河的西岸，直到公元前 6-3 世纪由于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当地居民有能力面对东岸的茂密森林和野生动物侵袭。Bhattacharya 研究了该地所出土的各类珠饰<sup>[4]</sup>，这些珠饰为 Mathurapur 的 Debi Sankar 先生的私人收藏，Bhattacharya 选择了 1050 颗珠饰进行了研究。Mandirtala 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偶然发现的零散出土物年代介于公元前 2 世纪到帕拉时期。该地发现的珠饰与印度恒河河谷地区如 Ahichhatra、Raj ghat、Tilaurakot、Kausambi 等地的珠饰类似，其中 Tilaurakot 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珠饰所出地层为公元前 3-2 世纪遗存。故 Mandirtala 所收集到的珠饰年代可能涵盖了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12 世纪之间。

超过 30% 的珠饰使用玛瑙制作，其中大部分是具缟纹的缟玛瑙，红玉髓和水晶材质亦是主要材质，其它所使用的材质有绿玉髓、砂岩、石榴石、青金石、石膏、软玉和紫水晶等（图 2）。蚀刻玛瑙和红玉髓珠亦有较多的发现。珠饰的形制有圆球形、圆桶片状、橄榄形、双锥六棱，二十面体等，其中圆桶片状和二十面体珠在西孟加拉 Dinajpur 的 Bangarh 巽伽王朝时期（185BC-75BC）遗址中有发现。Mandirtala 与其他几个地点如 Chandraketugarh、Harinarayanpur、Deulpota 等地发现的珠子一样，都以缟纹玛瑙和红玉髓为最多。其中 Chandraketugarh 位于加尔各答东北侧，考古发掘了自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 1250 年共 7 个阶段的地层，该地亦被认为是早期港口遗址之一。缟纹玛瑙和红玉髓在该地区的大量使用可能暗示了材料来源的便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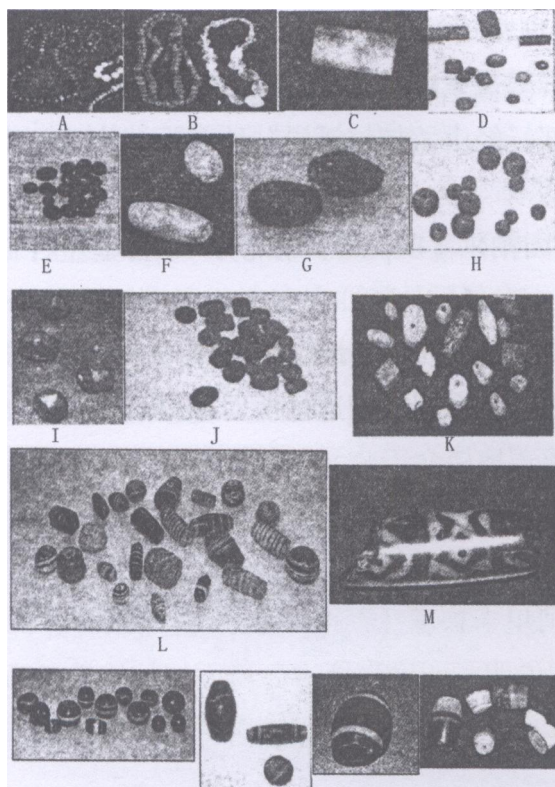


图 2 Mandirtala 发现的各类材质的珠饰，材质见有玛瑙(A)、红玉髓(B)、白水晶(B)、紫水晶(K)、软玉(D)、石榴石(E)、滑石(F)、绿玉髓(H、I)、缟纹玛瑙(L)和蚀刻玛瑙(M)等。

大量的珠饰生产废料如钻芯、原料碎片、次级废料、未打孔的珠饰等亦在 Mandirtala 发现，说明该地区亦曾是一个重要的珠饰加工地（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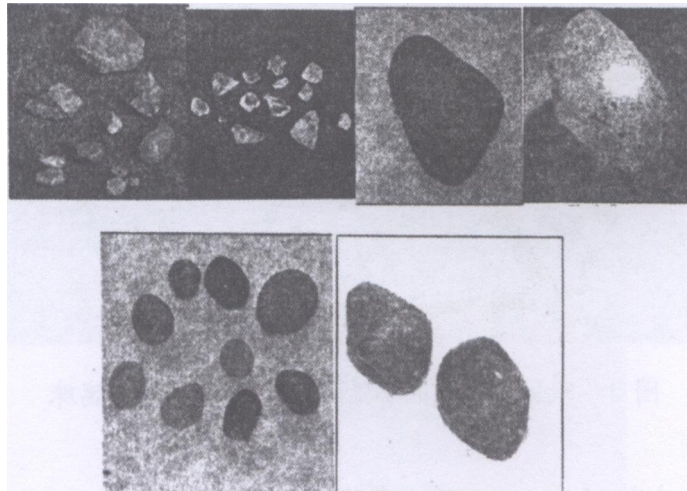


图 3 Mandirtala 发现的珠饰制作废料以及半成品

诸多学者<sup>[4,5,6,7]</sup>将蚀刻玛瑙和红玉髓珠作为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之间古代贸易的重要证据，现在一般认为泰国班东达潘(Ban Don Ta Phet)铁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石质和玻璃珠饰原产地为印度北部，经由孟加拉湾沿陆路和海路交流到泰国中部地区。

## (二) Sekta 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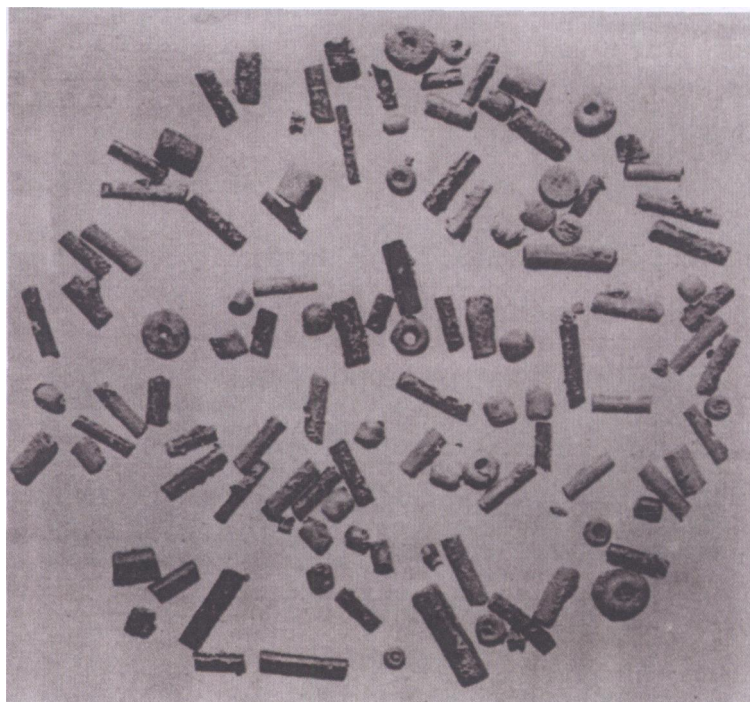


图 4 Sekta 发现的拉制印度—太平洋玻璃珠

Sekta 遗址位于印度因帕尔(Imphal)东北方 18 公里左右 Iril 河滩地区，该地区最早由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 A. K. Sharma 领导发掘。该考古遗址大部分已被农业活动所破坏，残存的地层可大致分为 7 层，该地出土的铁器、陶器和

珠饰大致可以与印度北部的一系列早期遗址所对比。Sekta 最早的地层年代约为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后 2 世纪，覆盖地层介于公元 400-600 年间，Sharma 认为 Sekta 代表了雅鲁藏布江河谷经由缅甸到中国南部（特别是云南）贸易路径上的重要中转站。该地出土有大量的拉制印度—太平洋玻璃珠（图 4），该类珠饰主要在印度南部和东南亚发现，特别是印度南部的东南沿岸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曾是该类珠饰的重要生产中心，该类珠饰在 Sekta 的大量发现说明了印度南部半岛与孟加拉湾地区乃至东南亚的古代贸易路径通畅。该类拉制玻璃珠亦在缅甸北部的铁器时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其来源可能亦是通过 Sekta 中转贸易而来。

### （三）Lakhnauti 和 Karnasuvarna 遗址

Ray<sup>[1]</sup>提到 Lakhnauti 和 Karnasuvarna 是孟加拉西北部恒河中下游河谷地带的早期遗址分布范围，但是相关的系统考古发掘并未开展，我们观察了孟加拉珠饰收藏家 M. D Hussain 的藏品并与东南亚铁器时代遗址对比。根据 M. D Hussain 先生叙述，当地最丰富的是玛瑙和红玉髓珠饰，其中红玉髓圆珠数量特别丰富，另外黑底蚀刻白线的蚀刻珠以及红玉髓蚀刻白线的蚀刻珠也非常丰富（图 5），大部分形制都是印度北部、中部的常见类型，其中足球形黑色白线蚀刻珠亦见于缅甸中部西蒙河谷文化时期、泰国中部一些列铁器时代遗址、泰国南部铁器时代遗址遗迹广西贵县汉墓中，我们另注意到一枚具多楞面的红玉髓蚀刻白线珠饰亦见于泰国班东达潘铁器时代遗址，相似的珠饰仅见于印度北部恒河中下游地区以及泰国班东达潘。



图 5 Lakhnauti 附近收集到的黑色和红色蚀刻珠

该地区亦出土较多白水晶珠饰（图 6），形制多样，存 M. D Hussain 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样品中可见有长橄榄形、球形、双锥形、扁圆片行等多种形制，该类珠饰亦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铁器时代遗址，缅甸北部、中部西蒙河谷文化遗址、泰国中部铁器时代遗址、越南南部前俄厄文化遗址中多见，广泛的分布范围暗示了其贸易性。



图6 Lakhnauti 和 Kamasuvarna 地区出土的形制多样的水晶类珠饰

另据 M. D Hussain 先生叙述，孟加拉西北部地区亦出土有特殊的红黑白三色蚀刻珠、青金石质珠，绿柱石质珠、软玉珠饰等多种材质珠饰，其面貌特征与 Mandirtala 遗址较为近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地珠饰半成品以及加工碎料较为罕见，或许该地区并不是珠饰制作的主要地区。M. D Hussain 先生收集于 Lakhnauti 和 Karnasuvama 地区的珠饰与孟加拉湾沿岸以及东南亚地区相似珠饰的分布至少证明了印度东北部到恒河中下游地区于东南亚乃至华南地区的交流贸易是通畅的。